

# 唐繼堯傳

何宇白

唐繼堯字蕓庚，別號東大陸主人，雲南省會澤縣人，世代書香，家學淵源，兼以聰明的稟賦，纔十五歲便參加「童子試」，獲得了博士弟子的資格。不久，他抱着乘風破浪的雄心，自動投考留日官費，被派出國。原來他是打算學工業的，因感於國家多難，遂投筆從戎，改學軍事，

入振武學堂。畢業，在日本砲兵聯隊見習期滿，又進入士官學校，為中國留日同學中最年輕的一位。他曾於當時加入創設在東京的中國革命同盟會，祕密組織社團反清救國，刊行「武學雜誌」、「雲南雜誌」，提倡尚武精神，啓迪國民智識。同時，精研王陽明知行合一學說，勤寫筆記，用以自勉。



唐繼堯任雲南護國軍撫軍長時的照相

用以自勉。

學成歸國，曾譯刊軍事學書二十餘種，初任雲南講武堂教官、第十九鎮正參謀官，旋晉升營管帶及講武堂監督，灌輸革命思想，培養了成千上萬的革命幹部。辛亥武昌首義時，他與蔡鍔、謝汝翼、李根源等立即策動雲南光復，桴鼓相應，於重陽節反正成功。蔡被推為雲南都督，他被推為副都督。力辭不就，祇任都督府

所隸軍政、參謀兩部次長，兼講武學校總辦。民國元年一月，受任滇軍北伐軍總司令，率師援川鄂，掃蕩滿清餘孽。領軍進入貴州，底定黔亂，被黔省人士公推為貴州都督。民國二年，蔡鍔遭袁世凱之忌，被調入京，所遺滇督一缺，由他接任。在他的任期中，目睹袁世凱專橫獨裁，背叛民國、僭位稱帝的陰謀，日趨明顯，極表不滿，暗地裏籌劃反抗。曾於民國四年秋與部屬會議三次，並於十二月十八日接應蔡鍔自京潛來昆明，李烈鈞亦到達。因於十二月十九日邀集省內外政要集會於其私宅。於廿一日電促袁世凱取消帝制，殺楊度等十三人以謝天下，未獲答覆，護國之師遂在二十五日首義討袁。全國響應，袁因此失敗病歿。為爭取黎元洪副總統正位，唐又電商黔桂各省在粵籌設軍務院，指揮各省軍隊，由各省都督各軍總司令任撫軍，他被推任撫軍長。之後，黎元洪就任總統，唐氏商獲衆意，撤銷軍務院，還政中央，回復南北統一。不意黎任總統後，與內閣總理段祺瑞互不相容，「府院之爭」，政潮擴大，段曠使督軍團脅迫黎元洪解散國會，安徽督軍張勳乘機擁出清廢帝溥儀（宣統）復辟。事

關「共和」存亡，引起全國反對，滇省最爲激烈。唐繼堯代表雲南通電各省誓師聲討，並編制靖國八軍，準備親率出征，與川、黔、湘、桂、粵、贛各省義師會合靖難。嗣以張勳被段祺瑞擊走，取消復辟，惟國會仍未恢復，馮國璋與段祺瑞非法組織政府，國會議員在粵召開非常會議，另組織軍政府，共舉孫中山先生爲討逆大元帥，實行護法，唐與陸榮廷被推爲元帥，唐辭不就元帥職，但仍爲護法戮力，曾被推爲滇川黔聯軍總司令，鄂軍黎天才、陝軍于右任、張鈞、豫軍王天縱、湘西田應詔、張學濟、周則範、閩軍方聲濤、伍毓瑞等靖國軍均隸歸唐繼堯指揮。民國七年五月十八日，國會修改軍政府組織大綱，採委員制，推孫中山、岑春煊、陸榮廷、程璧光、伍廷芳、唐紹儀、

唐繼堯等七人爲政務總裁，通電擁護國會，恢復約法。以內部意見分歧，軍政府主席總裁岑春煊竟欲包辦南北和議，有失衆望，孫中山、伍廷芳、唐紹儀三總裁相繼辭職，唐繼堯亦隨之辭職，並於民國九年六月毅然主張廢督裁兵，自動解除雲南督軍職務，改稱省長，組織昆明市政公所，創立東陸大學，全力推動雲南建設。民國十年，以所部顧品珍叛變，唐遂交下政權出走，經越南到香港。是時在廣州的軍政府已恢復舊制，國會議員以唐氏係軍政府總裁，護法元勳，推派代表歡迎蒞粵任職，孫中山先生以次各要人均表同意，唐便在粵勾留了一個短暫時期。各方對他期望甚殷，擬召集軍事會議，推唐任陸軍部長兼滇川黔聯軍總司令統率全部滇軍（擬任顧品珍爲滇軍總司

令以泯除私嫌），會合粵軍，籌備北伐。唐氏初頗願意，後因陳炯明等極力阻撓，乃通電解職，返港養病。民國十一年，唐因顧品珍長滇經年，滇中多故，民不聊生，受舊部擁戴，回滇主政。唐此次重返雲南，力倡聯省自治，專心致力地方建設，籌辦市政，改革教育，實行新縣制，注重市鄉自治，整理交通。惟不與南方革命政府合作，是其最大敗筆。國民革命軍於民國十五年誓師北伐，十六年京滬底定，國民政府定都南京，唐繼堯所部第二軍軍長胡若愚，輸誠中央，被任爲國民革命軍第卅九軍軍長，所部第五軍軍長龍雲亦被任爲國民革命軍第卅八軍軍長，並以胡若愚爲雲南省政府主席。唐繼堯被推任雲南省政務委員會總裁。未幾，病逝昆明，時爲民國十六年五月廿三日。

# 會澤筆記

(一)

唐繼堯遺著  
何宇白校注

(一) 偉人做事，先定目的，然後集中精神，貫徹始終。如只顧念一時利害，就小成以圖苟安，未有不失敗者也。

唐繼堯先生因字冀廣，雲南人多稱之冀帥，他在日本士官學校就讀時，即有此卓見，觀其日後辛亥雲南反正，護國討袁護法討逆，提倡西南聯省自治，從事地方建設等特殊成就，莫不植基於此一信念，真是擲地金聲之作。

(二) 心地掃得渣滓淨盡，自不與人

計較短長。

心地修養未健穩時，每易為俗情所擾，清明為亂。應立即反省，從新洗刷，壓抑、克制，自可回復清明。

凡事見到應如此做，便立時做去；如一猶豫，即是因循。

「致良知」，即不自欺也。

唐繼堯傳中曾謂：「因見日本名將戰略，無不得力於陽明。復以餘暇研究陽明之學，常與彼

邦陽明學社名人交游，窮究身心性命之學。其後日勛業，得陽明知行合一之學不鮮。」觀本節筆記足證唐冀帥對陽明知行合一之學，頗能躬行實踐。

(三) 古今偉人成創事業，不必定有卓越之才，祇須明達誠懇，善用人才足矣。

「造端過大，本以不願死生自命，寧當更問毀譽？以拙進，而巧退；以忠義勸人，而以苟且自全；魂魄猶有餘羞！」